

郑瑛 傅强 著

斜窗疏影

民国文人故居

XIE CHUANG SHU YING MIN GUO WEN REN GU JU

辞书出版社

斜 總
東 就



乙未夏月 曾繼平 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斜窗疏影：民国文人故居 / 郑瑛，傅强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6

(民国文人系列)

ISBN 978-7-5326-4633-3

I. ①斜… II. ①郑… ②傅… III. ①文人-故居-介绍-中国-民国 IV. ①K8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1569 号

斜窗疏影——民国文人故居

郑瑛 傅强 著

责任编辑/刘大立 封面设计/多吉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辞书出版社出版

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www.cishu.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5 插页 2 字数 295 000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633-3/K·1035

定价：40.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571—63783589

序

时间过得真是好快，转眼间，我认识郑瑛女士已有十余个年头了。她原来是上海儿童博物馆的馆长，二〇〇四年加入了九三学社。这个当时才三十挂零的女子，面容清秀，温文尔雅，工作踏实，有很强的亲和力，很快成为我们九三学社上海文化委员会的骨干与新生力量。在我担任九三文化委员会主委期间，她的为人谦和与表现出的文化素养，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在二〇〇六年她被九三市委任命为文化委员会的副主委，配合我把文化委员会工作做得较为出色，九三文化委员会也因此被九三市委评选为先进集体，这与她的爱社情结与工作能力不无关系。

这次郑瑛女士与文学硕士傅强合著了一本《斜窗疏影：民国文人故居》，承蒙她让我先睹为快，并请我为之作序。作为多年的同志，我却之不恭，欣然应命。

“民国文人”，是一个多么值得我们谈论的话题，在不算很长的民国历史上，诞生了一位又一位令人钦佩的杰出的文化精英，他们或思想新潮，或学术出众，或敢于直言，或文采洋溢，梁启超、李叔同、鲁迅、苏曼殊、胡适、钱穆、林语堂、老舍、沈从文、傅雷……他们在那个动荡而又大浪淘沙的岁月中，留下诸多惊天动地的奇闻逸事，值得后人好好回味。

随着他们的渐行渐远，勾起我们回忆的是他们那些精彩的文字，还有他们曾经居住过的故居旧宅。我们今天回忆民国文化精英，是多么需要重寻他们留下的印痕，郑瑛与傅强合著的这本《斜窗疏影：民国文人故居》正好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需求，隽永的文字与珍贵的照片，让我们在视觉上得到再次的满足，在精神上得到深深的感受。

我们九三文化委员会有个自发组织的旅游团队，我们先后去探访过国内的几十处风景名胜，还曾去海外游览考察，郑瑛与我们一起走过福建的泉州，安徽的安庆，山西的乔家大院与五台山，江苏的连云港、常州与苏州，山东的日照、青岛和威海，浙江的东阳与莫干山……在旅行途中，大家发现郑瑛对名人故居很有一探究竟的情愫，她喜山水、好民俗，尤其对文化名人的遗痕与民国精英的逸事，都喜欢加以收集。此举与我的嗜好有相似之处，我也在湖南凤凰感受过沈从文留存的墨香，在浙江海宁欣赏过徐志摩的“爱巢”，在安徽绩溪探行过胡适当年走过的小路，在浙江绍兴瞻仰过鲁迅的“三味书屋”，在台北阳明山凭吊过林语堂的墓园，在安徽安庆参观过陈独秀的故居……今天重读《斜窗疏影：民国文人故居》，不由勾起我对历历往事的亲切回忆，让我在思绪中涌出无限感慨之情。

文学硕士傅强现为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员，长期从事博物馆教育与宋庆龄生平的研究，他重视收集历史典故与名居掌故，写过不少有价值的佳作。

我应邀参观过郑瑛主持下的上海儿童博物馆，还参加过她主持的专家咨询会，她的言谈风采，足以显示了一个中年女性的特有的活力。但在我眼中，郑瑛更是一个有独立见解、有雅致风韵的才女，从小对知识的渴求，才使她在今天的工作和写作生活中表现出很强的好奇心，而一个人有了好奇心，便会去学习、去实践、去探索，这是一个人成功的基础。

我们九三文化委员会的同仁，仿佛都对“民国文人”这个题材很有兴趣，朱少伟兄出版了《风月无边：民国文人侧影》；管继平兄出版的《纸上性情：民国文人书法》，一印再印，很快成了当今畅销书之一，而今郑瑛、傅强合著的《斜窗疏影：民国文人故居》也将很快与读者见面，它不仅具有知识含量与文学色彩，而且也是具有保存价值的民国文人资料，应为好书者的案头之卷。

在此，祝郑瑛、傅强在写作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我为他们鼓掌！

曹正文

写于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目录

序

辜鸿铭：椿树胡同中的文坛怪杰	001
蔡元培：大校长，小蜗居	009
梁启超：朝受命而夕饮冰	018
王国维：“娱庐”书香十三载	026
陈独秀：西风残照石墙院	034
史量才：望断秋水绕梦回	042
李叔同：游子伤飘泊 光景宛如昨	050
鲁迅：且介亭的一家三口	058
吕思勉：身居蒿庐 心忧天下	066
苏曼殊：故居久不归 庭草为谁绿	074
丁文江：丁家花园走出的科学达人	082
陈寅恪：清华园中的三处故居	090
姚光：松韵草堂的南社记忆	099
胡适：极司菲尔路上的“绩溪老馆”	108
赵元任：青果巷，“教我如何不想她”	116
梁漱溟：小铜井胡同的儒学大师	124
张恨水：旧日书堂已种麻	132
周瘦鹃：一生低首紫罗兰	140
金岳霖：寓所中的“星六聚会”	149
钱穆：从“素书堂”到“素书楼”	157

林语堂：从坂仔山到阳明山	165
冯友兰：清华园中的“太乙真人”	173
傅斯年：状元府第走出“稀有天才”	182
郁达夫：“风雨茅庐”的凄风苦雨	191
徐志摩：海宁硖石的“爱巢”	199
丰子恺：缘缘堂的“闲居”生活	208
朱自清：我是扬州人	217
老舍：“不会草堂”	226
沈从文：凤凰古城中的湘西往事	235
梁实秋：俱不从俗的“雅舍”	243
戴望舒：永远的雨巷	251
傅雷：从傅家宅到“疾风迅雷楼”	260

主要参考书目

跋





辜鸿铭（一八五七~一九二八），福建同安（今厦门市同安区）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翻译家、散文家。学博中西，有“清末怪杰”之称。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国人的精神》等，英译有《论语》、《大学》、《中庸》等，后人辑为《辜鸿铭文集》。

辜鸿铭：椿树胡同中的文坛怪杰

辜鸿铭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是一个“标准的东西南北人”。他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其父是当地华侨，其母是西洋人，高鼻梁、深眼窝、黄头发成为辜鸿铭的相貌特征。辜鸿铭天资聪颖，十岁的时候被养父布朗带到英国，从此开始接受西式教育，先是在英国，后又到德国，足迹几遍西欧。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等多种文字，尤其是英文，写成文章连英国人也大加赞叹。年近而立，辜鸿铭返回祖国，此后在两广总督署和湖广总督署充当幕僚长达十七年，很受张之洞的器重。张之洞去世后，辜鸿铭一度在



青年辜鸿铭

雅号：“晋安寄庐”，顾名思义，“晋安寄庐”的主人自然是一位隐居在陋室中却以彰显道德为己任的君子。辜鸿铭虽然寄居陋室，却是名扬海外，那时流传有这样一个说法：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定居于椿树胡同时，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但是他的孤傲与不羁的性格却丝毫没有改变。民国初立，成立参议会，辜鸿铭当上了议员，然而，袁世凯篡位之后，参议院就成了有名无实的“袁家议院”。袁世凯百般拉拢议员们，每次议员出席参议院会议，都可领到三百银元出席费。辜鸿铭也不例外，和其他议员不同的是，赏给他的三百银元却被用来羞辱袁大总统。

一次，辜鸿铭从会场出来，兴致勃勃地提着相当沉重的三百银元，乘着黄包车来到北京的八大胡同逗妓女玩。北京当时妓院的规矩，是唱名叫妓女鱼贯而过，任狎妓的人挑选。辜鸿铭每到一处妓院便把所有的妓女点一次名，然后给每个妓女一块大洋，再去往下一个妓院，直到三百银元全部花光为止。最后他哈哈大笑，嘴里还念叨着：“古之嫖者为已，今之嫖者为人也！”然后踏上黄包车，扬长而去。在辜鸿铭看来，这钱原本来得就不干净，赠与妓女，既是

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任教务长。民国建立后，辜鸿铭来到北京，被聘为五国银行团翻译，后应蔡元培之邀，在北京大学任教。

辜鸿铭的晚年主要在北京度过，居住于椿树胡同十八号，这处宅院是由一位满族友人租来赠与他的。椿树胡同属今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地区，是东四南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三条胡同，自东向西沟通东四南大街与王府井大街，长五百余米，因此地原有一棵大椿树而得名。据房屋档案记载，这处宅院位于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一百三十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座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

当年，这座不起眼的小院却有一个

给她们一点物质上的救济，也是对袁世凯收买议员行为的讥讽。

张謇和唐绍仪曾试图拉拢辜鸿铭加入效忠袁世凯的队伍，他们专门宴请辜鸿铭，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并以孟子的“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语试图说服辜鸿铭。但辜鸿铭并不为所动，当场讽刺这两位说：“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

辜鸿铭对袁世凯的揶揄更令人叫绝。早在张之洞与袁世凯同入军机处之时，有一次袁世凯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一个幕僚将这件事作为袁世凯的得意之举告诉辜鸿铭。不料，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一九一三年四月，参议院解散，辜鸿铭卸去“参议员”的头衔。这一年，袁世凯为筹措他做皇帝的本钱，向以汇丰银行为首的五国银行团搞“善后大借款”。五国银行团的首脑们都对中文一窍不通，他们必须找一个精通各国语言的中国人来做翻译，于是辜鸿铭的生意

上门了，经友人推荐，辜鸿铭与银行团代表柯德士见了面。柯德士早已耳闻辜鸿铭的大名，昔日总督府的大师爷，如今肯屈就做银行团的翻译，柯德士乐得合不拢嘴。不料，辜鸿铭上班那天了解到银行团职员的每月薪水是按照外国的规定自定的，便张口将自己的每月薪水定在六千银元的价位上。民国初年，一个中级公务员月薪不过十银元而已，他竟如此狮子大开口，着实让银行团中的各国代表吃了一惊。无奈辜鸿铭已开了尊口，银行团的富豪们恐被大名鼎鼎的辜鸿铭耻笑，只得照价付银。后来，辜鸿铭了解到五国银行团借款给袁世凯政府的真正动机后，他便毅然辞职，还留



中年辜鸿铭



一九二四年，印度大文豪泰戈尔（左四）访问北京时与辜鸿铭（左六）、徐志摩（左二）等人合影

下这样一句评价：

银行家是在天晴时硬把雨伞借给你，而在下雨时收回的人。

袁世凯死后，万民称快，辜鸿铭尤其大感痛快。他在京中把酒相庆，笑逐颜开，逢人便说：“这个骗子和贱种，早就该死，死得其时也。”

其时，北洋政府颁令，要为袁世凯举行国葬礼。葬礼期间，全国举哀三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辜鸿铭闻之大为不满，不但偏偏不听这一套，反而特意请来戏班子，在家中大开堂会。他还邀来数十位中外朋友，同享此乐。于是，椿树胡同十八号院内，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犹如盛大节日一般。辜鸿铭高坐其间，听着台上的美妙戏曲，望着周围的满座宾朋，一时兴会大发，谈玄论阔，高兴不已。

然而，头场戏还未结束，在附近东单地区执勤的警察便闻声赶来。台上的演员自是最先看到警员，顿时偃旗息鼓，停止了演出。台下的辜鸿铭正拖着那条长长的辫子，一边摇头晃脑地欣赏着，一边与朋友高谈着什么。见突然没有了声息，正不明所以，后面却传来喝声：“你们竟敢如此闹法，真是目无法统。统统停了，到警察局走一趟！”

辜鸿铭猛然回过神来，见是一伙黑皮警察，吆五喝六地站在身旁。不由得大怒，兜头便骂：“他妈的，原来是你这群黑鬼！你们瞎了狗眼，没有看到我正与朋友赏戏吗？在这儿乱嚷什么，统统都给我滚出去！回头告诉你们的吴大总监，就说我叫‘辜鸿铭’！今天，老子我正在兴头上，就不再与你们计较了。什么大总统、小总统的，不就是死

了个人嘛，值得如此兴师动众……”

经此一番暴骂，众警员立时蒙了，便悻悻地溜了出去。警局亦大感震惊，只好直接报告给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也就是辜鸿铭口中的“吴大总监”。吴炳湘当然知道辜鸿铭其人，也知道这个怪老头儿有很多颇有能量的洋人朋友。他觉得，这虽是怪老头儿在故意生事，但毕竟他不是善主儿。此事万一处置不当，说不定还会与在京的外国使馆闹出什么交涉案来。于是便命人传下话去：“不要惹他，且随他去了。”

就这样，北洋政府和无数顺民们继续为袁世凯举哀，而辜鸿铭却在自家小院里照旧看着戏。锣鼓声声，日夕不断。远近闻之，一时颇以为奇。待三日

举哀之期一过，辜鸿铭的戏也收场了，他那喧闹一时的小院，又恢复了往昔的宁静。

辜鸿铭的学问是先西后中，辜鸿铭的装束也是由西而中。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曾这样描写在北大执教时期辜鸿铭的装扮：

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

一九二七年十月，辜鸿铭与夫人淑姑（左）及女儿娜娃合影



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正同课堂上的主人是好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车夫队中一个特出的人物。

遥想当年，有这样的一对主仆和一辆洋车来往于北大红楼与椿树胡同，也确实是民国时王府井大街的一道风景。

一九一七年，辜鸿铭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任北大文学院教授，主讲英国诗课程。辜鸿铭在北大，无疑是旧派学者的代表。据说当年辜鸿铭去北大应聘，招聘人员见到这样一个衣着不整、头戴瓜皮小帽、留着小辫子，一副清朝遗老样的怪老头，十分吃惊，暗道这样的人能有什么本事来应聘呢。不料，老头微微一笑，说道：“祖籍福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十岁赴欧，先后在英国、德国读书，其后还到过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语言，获得世界各学位，其中最后一个也是本土唯一一个学位是宣统皇帝赐的文科进士……”招聘人员哑口无言了半天。这时，旁边同来应聘的一个人指着他大声说：“想来他就是辜鸿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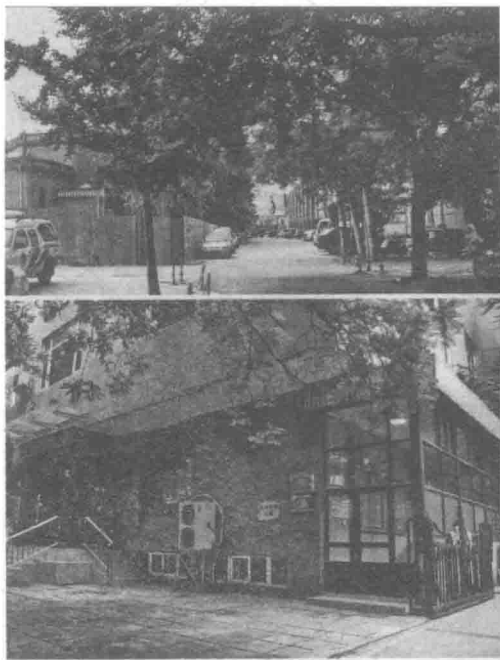
辜鸿铭上课的第一天，当他出现在北京大学校园的时候，他的装扮让那些风气渐开、追求新潮的学生们大为惊讶，心想这是从哪个博物馆里拉出来的老怪物？后来一打听，得知他竟教的是

英国诗，学生们更为诧异。然而辜鸿铭对周围投来的目光熟视无睹，大摇大摆地进了红楼，来到教室里，撩起马褂，登上讲台。他用眼光扫视着台下满脸稚气的学生们，一时间，教室里鸦雀无声。辜鸿铭依然一声不作，伸出枯瘦的手，在为他准备的粉笔盒里，拣出一根粉笔，转过身准备板书，不料这一下就将脑后的辫子完全暴露给学生了。

后来，有些同学实在忍不住，便当面问他：为何还留着这前清的辫子？辜鸿铭回答说：“我这条辫子是有形的，想去掉是很容易的，剪下来就是。可是在我看来诸位的辫子却是无形的，谁敢说诸位心里精神上不残留着一条辫子呢。”整个教室立时安静下来。然后，他又语重心长地说：

诸位也许笑我痴心于清室，准确来讲，我并非忠于王室，而是忠于中国的政教，忠于中国的文明。我留着辫子，这是一个标记，我是要告诉世人，我是老大中华末了的一个代表。你们辫子是剪掉了，但融在你们血液里的华夏文明，是想抹也抹不掉的。

在北大，辜鸿铭一向以特立独行而著称。蔡元培在北大发起进德会，意在提倡新的道德观，要求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辜鸿铭最反对“不嫖”和“不娶妾”两项了。他说：“蔡校长搞进德会我不反对，因为他是好人，但我反



椿树胡同十八号（今柏树胡同二十六号）及周边今貌

对另一位好人加入进德会，他就是辜鸿铭，因为我是名士，自古名士哪一位不风流？”

年轻的胡适从美国回到中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意气风发，辜鸿铭却批评他所持乃美国中下层的英语，并言：“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另一次，在北大教员会上，辜鸿铭公然扬言：“如果今天没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时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差点气晕了过去。

有一年，一个毕业班的班长请辜鸿铭给他一张照片贴在毕业簿的同学录中

作为纪念。没想到辜鸿铭火冒三丈地说：“我又不是娼妓，用什么照片？如果你不怕花钱，给我铸个铜像做个纪念岂不是更好？”

五四运动后，蔡元培在各种压力之下请辞校长，辜鸿铭积极挽留，但他的理由却是：“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众人大跌眼镜。

辜鸿铭居住的椿树胡同十八号面积虽小，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座独门小院是当时社会名流竞相拜访之地。日本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来到北京时，他行程中最重要的事项就是来这所小院拜访辜鸿铭先生。在这座“壁间悬着碑版，地上铺着地毯”，“不失

为潇洒可爱的屋宇”，虽然他未能避免辜鸿铭的一番冷遇，但这次拜访仍成了他对北京、对中国最重要的记忆。

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也曾专程拜访辜鸿铭，屡次被拒后仍不死心，最终得以踏入辜宅。他后来记录下自己对这座宅院的印象：

我经过一个破烂的庭园，被领进一个低而长的房间。设备稀疏，有一只有能转动的盖的美国式书台子，两只黑木椅子和两只中国式的小桌子。靠墙有书架，架子上有许多书：其中大半当然是中国书，可是其中也有英文的、法文的和德文的哲学的和科学的书；还有几百本未加装订的研讨学术的杂志。墙上没有摆书的地方，挂着一卷卷的各种书的联对，我猜想那些都是孔子的语录。……那是一个冷静、空虚、不安适的房间。

让他没想到的是，刚跨入屋内就被辜鸿铭抢白了一番：“你们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你们一招手就非来不可？”这番话让毛姆无言以对，下不来台。

一次，辜鸿铭在家中宴请欧美友

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友人们皱着眉头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却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

晚年辜鸿铭穷困潦倒，只有通过讲学维持生计，有时甚至无钱买米。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只有一个法国人和几个德国人以非常谨慎的方式帮助他——怕伤了辜鸿铭的自尊心。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辜鸿铭病故于椿树胡同宅中，终年七十二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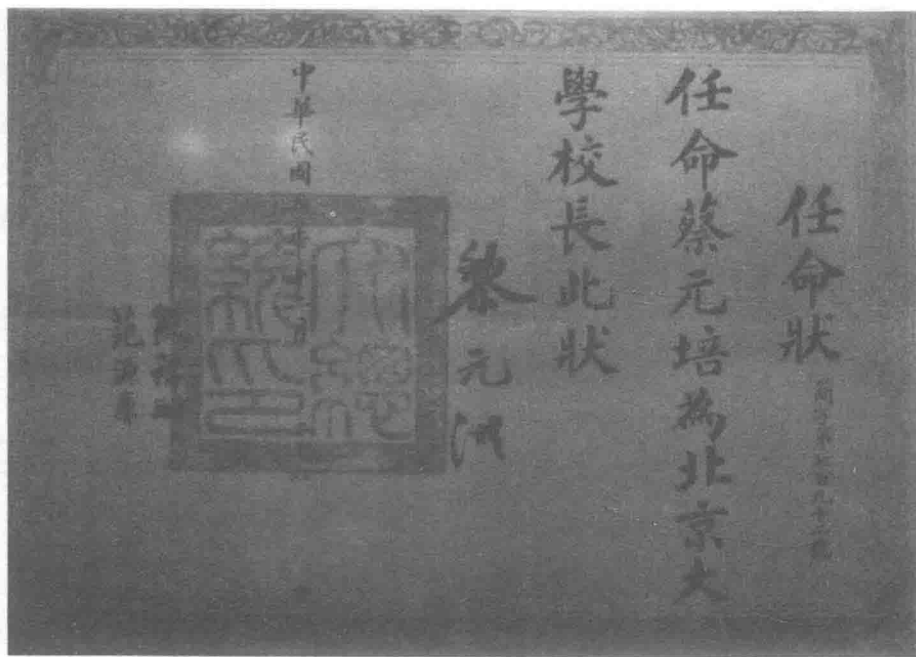
辜鸿铭去世后，他的一双女儿投奔了苏州的一座寺庙，落发为尼，椿树胡同十八号也被归还给原主人。一九六五年椿树胡同被改称“柏树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又改称“瑞金路十五条”，后复称“柏树胡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今柏树胡同二十六号的辜鸿铭故居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自此鸿儒不再，这位惊世奇才的遗迹也就此消失，唯留无限遐想在街巷庭院中。



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〇),浙江绍兴人,字鹤卿,号子民。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一生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教育制度,建立中国新式教育制度,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有《蔡元培自述》、《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教育文选》等,后人辑有《蔡元培全集》。

蔡元培：大校长，小蜗居

东堂子胡同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一条有着近八百年历史的古老胡同，它东起朝阳门内南小街，西至东单北大街，与南侧的外交部街和北侧的红星胡同（原名“无量大人胡同”）平行，长七百多米。是北京城中历史最悠久的胡同之一，也曾经是保存最完好的胡同之一。东堂子胡同七十五号，旧时的门牌是东堂子胡同三十三号，位于胡同西段北侧，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三进院落，建筑面积为三百六十八平方米。蔡元培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左右租住于此，正是在这里，蔡元培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有成就也最为人所景仰的一段光辉历程。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状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从民国开始，北大校长像走马灯般轮换着。晚清以降颇具声名的大学者、思想家严复是第一任，但被极为棘手的日常事务弄得焦头烂额，不到八个月就急流勇退；随后继任的马相伯、何燏时也先后辞职，改由工科学长胡仁源代理。胡为蔡元培在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任教时的学生，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难孚众望。对于北大这种乌烟瘴气的腐败氛围，蔡元培当然不会不知。在写给当时尚在国外的汪精卫的信中，蔡元培坦陈了自己的心迹：

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

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

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意思，更为了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蔡元培不顾朋友的劝阻，毅然出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出任校长一事备受当时舆论界的关注，他刚抵北京，上海《中华新报》便在“北京特别通讯”栏中报道称：

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